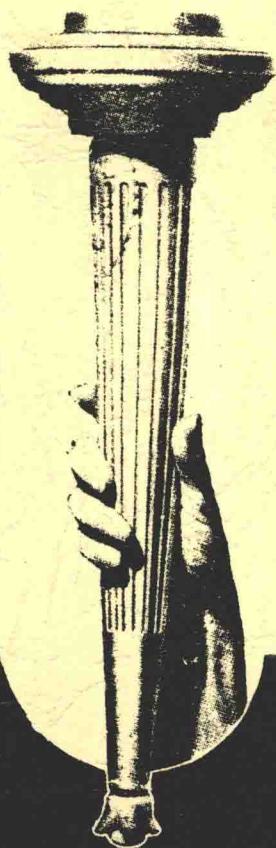


中 日 經 濟 提 携

著 漢 耕 駱



黑白叢書

二之書叢白黑

攜提濟經日中

著 虞 耕 駱

行發社書叢白黑海上

日廿月四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黑白叢書之二

中日經濟提攜

每冊實價壹角五分

外埠加郵費

著者 駱耕漠

主編者 錢俊瑞

發行者 黑白叢書社

上海福州路

總經售 生活書店

第三八四號

版權所有。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六日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廿日再版

中日經濟提攜目次

第一節 「中日經濟提攜」的誕生……………三

一 二十一條件與往日的經濟開發

二 「中日經濟提攜」誕生的三大原因

三 一塊「以華制華」的有毒的飴糖

第二節 日本怎樣實現「提攜」……………一〇

一 方案的提出和各方的反響

二 「中日經濟提攜」在搶刺上

三 華北經濟協定約簽訂

第三節 「提攜」的慘痛成績……………三七

一 中日「提攜」中的貿易

二 中日「提攜」中的工業

三 中日「提攜」中的金融

四 中日「提攜」中的華北經濟

第四節 今後的展望……………五五

一 林首相演說辭的分析

二 新的經濟恐慌在日本

三 中國將更成爲「提攜」的犧牲對象

中日經濟提攜

『中日經濟提攜』這個方案，公開地、意識地提到中日外交的議事日程上來，到現在差不多快有兩個年頭了！一開始我們就曉得它是一塊有毒的餡糖，吃下去不特中國的下層大眾要被毒死，就是一般民族工商業家也要性命難保。不幸的是兩年來的事實却正中了我們的斷言，整個的中國國民經濟現在不是已經奄奄一息了嗎？然而更不幸的是兩年來的事實教訓還不夠慘痛，直到現在為止國內還有少數人士和當初一樣，相信『中日經濟提攜』是使中日經濟『共存共榮』的方案，甚至進而鼓吹另闢蹊徑，於英美資本之外，更吸引日本資本來促進中國國民經濟的建設！我們現在願意根據國內外

的客觀情勢，對這問題加以嚴正的、周密的觀察，促請他們注意：不論從那一方面看，日本帝國主義總是中華民族不能絲毫親近和寬容的最大敵人，同時使一般同胞更能迫切地執行民族抗戰的任務！

這本小冊子要切實討論到的方面是：第一、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、淞滬、熱河、長城等處強暴的軍事侵略之後，爲什麼要積極地提出『溫和』的『中日經濟提攜』的方案？這方案在日本對華侵略的過程中，究竟佔了怎樣的地位，起了怎樣的作用？第二、日本帝國主義怎樣推進這個方案？在推進的過程中，日本帝國主義碰到了什麼困難？日本軍部與財閥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矛盾？列強與中國當局對這個方案又起了如何的反響？第三、在過去兩年中，『中日經濟提攜』有了怎樣的結果？中國的人民大眾和一般民族工商業家所受到的是幸福還是禍患？第四、在日本內閣這次改組以後，『中日

經濟提攜』會有怎樣新的姿態？利用日資建設中國國民經濟是否可能？我們現在就根據這樣的程序，提供我們研究所得的若干結論，作為全國上下考慮對日問題時的一種參考。

第一節 『中日經濟提攜』的誕生

1. 二十一條件與往日的經濟提攜
2. 『中日經濟提攜』誕生的三大原因
3. 一塊『以華制華』的有毒的鉛糖

歷史是不會重複的。不過過去的歷史可以作為後代的教訓的地，倒是很多。我們現在且先舉一段富有教訓意義的歷史，來幫助說明『中日經濟提攜』的誕生。

早在一九一五年，中日外交上曾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件，那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於當年五月九日提出二十一條件的最後通牒，限中國當局於當日下午六時前作肯定答復，否則即採取最後的必要手段，結果中國當局竟不顧民族的生存，全盤接受了下來。當時中國各地的民衆因為二十一條件的內容全是侵害中國的主權的，對日就立時燃燒起一陣仇恨和反抗的怒火；英美法諸列強雖然受着歐戰的牽制，但是對於日本的這種猖獗行爲，心裏總是非常妬忌。這兩種情勢對於當時的日本是大大不利的，它非設法掃除不可。那怎樣掃除呢？最合理的方法，當然是日本自動撤消二十一條件的要求，然而這是靠侵略中國爲生的日本所萬難辦到的，所以它又非另覓途徑不可。那末它所覓得的又是什麼途徑呢？我們且讓當時的日本執政者自己來說吧：

「寺內內閣最初之試驗，即爲對華政策之變更是也。大隈內閣之對華政策爲有名之

二十一條，中國國民謂其侵害中國主權，惹起非常反抗……列國中、尤其美國，深信「此即日本侵略中國之惡魔手段」，強烈加以攻擊。寺內首相組閣匆匆，夙夜焦思，務掃去此種誤解……於是予說首相曰：「干涉中國主權，雖宜避免，惟中國之經濟的開發，不特爲中國之利益，亦爲列國及日本的利益，日本對此不可不着先鞭」」（見寺內任內日本藏相勝田主計所著西原借款真相）。

這就是說用隱諱的「經濟開發」來代替暴露的「二十一條件」。日本對華政策這樣的轉變，在當時究竟起了如何的作用，勝田主計也很坦白地告訴我們，他說：

「……寺內氏起而組織內閣，以對華經濟發展爲一大政綱，以期實現中日經濟之提携，因此該內閣存立中，帝國所獲之權利，遠過前代，乃於對華關係上畫一新紀元。」

（同前）

這就是說，當時的「經濟開發」或「中日經濟提攜」幫助「帝國」從我們中國攫去空前的權利，它的侵害中國並不下於『暴露的二十一條件』。

當然，這是過去了的事實，不過它能夠很諷喻地顯示出：相隔二十年以後（！），即在一九三五年，日本帝國主義在加緊軍事侵略之中，忽然又唱起『中日經濟提攜』的調子來，到底是懷了怎樣的心願呢？它可能產生的真實結果又是什麼呢？兩者前後雖然相隔二十年，但在許多方面確有類似的地方。

現在就來讓我們看看這新的『中日經濟提攜』是怎樣誕生下來的吧。

我們曉得自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發動『九一八』的激變，揭開軍事侵略的序幕以後，它的鐵蹄會繼續蹂躪上海，並進而霸佔熱河和長城各口，直到一九三三年塘沽協定簽訂以後，才告了一個相當的段落。固然，自塘沽協定以後，帝國主義爲了侵佔華北並未完全放棄它的軍事行動，不

過和『九一八』時代相比，在許多場合畢竟只是一種威逼利誘的陪襯手段了。譬如一九三四年下半年爲了華北的通車通郵問題（實際等於承認『滿洲國』並將華北的一部份主權割讓給日本的生死問題），日兵在北寧路沿線的出動確是非常頻繁和緊張，但是日本帝國主義用來達到最後目的的手段，在當時畢竟是着重在與中國當局的『外交談判』。我們認爲塘沽協定簽訂以後日本侵華政策這樣地轉變（即只以軍隊作後盾，以戰爭相威脅，與中國當局進行外交交涉，使後者屈服其要求），可以作爲『中日經濟提攜』方案的先聲和基礎；因爲『中日經濟提攜』將如後面所說，不是別的，正是日本帝國主義這種新侵略政策的具體表現罷了。

『中日經濟提攜』正式出現於中日外交的議事日程上，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。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當時換上這副『親善』的面貌，實際並不是放

棄或和緩對華的侵略，恰恰相反是爲了加強對華的侵略或使侵略本身更能生效。這從當時的三種客觀情勢推斷就可以明白。現在分述於後：

第一種情勢是屬於國際方面的

——我們曉得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三年間，日本對華的軍事侵略也和過去的二十一條一樣，在國際間曾激起極大的反感，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尤其反對得厲害，前美國國務卿斯汀生就是主張聯合國聯，對日制裁的健將。不過法國特別是英國，在當時却暗中支持日本的暴行，反使美國陷於孤立；所以日本在當時的國際關係上還感覺不到一九一五年代的那種威脅。可是自日本帝國主義繼續向長城以南侵入以後，這種有利於日本的局面就漸起變化。因爲英法兩國，過去在實際上同意於日本侵佔東北，主要是希望它以東北爲進攻蘇聯的根據地，而不希望它再向南侵入；現在日本既然避實就虛，專向好欺的中國乘勢推進，他們當然要躊躇起來了。一九三四年日本

外務省的天羽聲明，以東亞主人翁自居，排斥任何國家投資中國，自然更刺痛了英帝國主義的心。固然，大英帝國並沒有因此而即放棄它的聯日以制美的傳統政策，但是國內反對的呼聲確比以前高昂。例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斯默茲將軍（南菲聯邦首領）在皇家國際協會的公開的演辭中，就堅決指明『在我們大英帝國的未來政策中，對美國關係一定要比對世界任何集團爲密切』，並說『自治殖民地親美的傾向更甚於親英。』同月樂鄉勳爵（Lord Lothian）也說：『如果日本領袖採取軍閥的政策，那美國與大英帝國的聯合以抗日是絕對當然的事，這只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罷了。』美國是不用說了，它對日作戰的準備是一天積極一天，美國的軍事專家密爾團長同年十月在聯邦航空委員會演說：『日本是我們最危險的敵人，我們的飛機應當準備去攻擊它』！在這種新的局勢之下，日本帝國主義雖然不會放棄田中奏摺所規定的大陸政策的迷夢，但是

在口頭上總不得不對英美一再宣說『日本對華北絕無領土野心』，事實上也不得不稍稍緩和華北方面的軍事侵略。一九三五年初，日本帝國主義所以要宣揚『共存共榮的中日經濟提攜』，一部份也就是爲了緩和國際間的反日空氣，使它侵略中國可以少受些窒礙，這和一九一五年以後，日本寺內內閣策動中日經濟同盟和類似。不過同時我們還得注意：一九三四年美國的白銀政策已在遠東作祟，一九三五年上半年美國的經濟考察團又在福勃斯的領導下遍遊中國，英國的哈蒙德將軍，又替他的祖國巡視中國一條一條的鐵路，國際大借款問題又重新提到遠東的議事日程上來，這一切證明英美資本的魔掌，都在向中國大起作用。所以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三五年初提出它的『中日經濟提攜』方案，在經濟戰野上還有對抗英美資本，以獨占中國經濟利源的積極作用。

第二種情勢是屬於中國國內的

——日本帝國主義雖然橫蠻，但是它的腦

袋畢竟清醒。過去的二十一條件激成中國民衆以每年的五月九日爲抗日的宣傳節，『九一八』以來的軍事行動又促進東北健兒、十九路軍、海外華僑以及各地民衆的反日戰爭的運動。這些事實，日本帝國主義在心底裏是牢牢記住的。它曉得中華民族是不可侮的，而暴露的軍事侵略容易引起中國民衆的普遍反感，而且還有一個最壞的結果，即使它不能利用『以華制華』的毒計和陰謀。因爲在衆目昭彰的軍事侵略之下，在全國民衆憤起反抗的情勢之下，中國的軍政當局一般地會遠離日本而走向英美集團甚至蘇聯方面去，反而使中國能夠停止自相殘殺和自相猜忌，而結成一條鞏固的抗敵陣線，使『以華制華』政策只好原封退回日本外務省的公文櫃裏去！然而『以華制華』政策却是現階段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骨幹，所以它必需仿效過去的寺內內閣，相當變更『九一八』以來的軍事暴行，使親日份子有繼續發揮作用的機會，使滅亡中國的大陸政策

更易實現，於是『中日經濟提攜』的新方案就從霞關廣播出來了！記得周憲文先生在申報上曾經發表過一篇論中日關係的長文，其中說歐美各國是以買辦的資格看待中國，日本却以茶房的地位看待中國，因此中國仇視日本的心理就特別猛烈。日本帝國主義於一九二五年初倡導『中日經濟提攜』，不是爲了別的，就是想使中國少數的親日分子可以在『買辦』的擁護之下，多做一些出賣民族利益的工作。同時自稱爲黃帝子孫的中國人，在當時也有不少自願爲日本帝國主義當『買辦』，並迫切希望日本帝國主義把自己從『茶房』升格爲『買辦』，也是『中日經濟提攜』得以提出的一個條件。這點是千真萬確的，日本外務省有名的『四一七』聲明的起草者天羽英二，在其所著日支關係的調整一文中，就明白提到少數黃帝的子孫『業已相信：救濟中國目下經濟的破綻之道，除了即時停止自殺的排外運動，使與支那在經濟上最有密接關係者的援